

海峡两岸作家作品论

陈 倩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陈 倩 著

海峡两岸作家作品论

序

我和陈倩同志相识很久，知道他从青年时代就倾心于文学创作，曾发表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戏曲、报告文学、人物传记等方面的作品。近十年来，可能是他一直担任高校学报编辑工作的缘故，志趣也从创作转到文艺理论方面上来。

最近，我拜读了他的现代文学评论专著《海峡两岸作家作品论》，为陈倩同志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成绩感到欣喜。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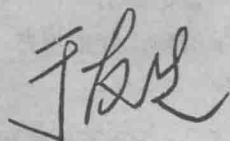
书中，我看到作者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揭示了近十年来为广大读者所推崇的九位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以极其精炼准确的笔触剖析了这些作家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与中国文化积淀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作者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敏锐地捕捉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关系。指出：中国作家只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深厚土壤，深入人民群众，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沟通互补，融合前进，完善发展，才能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的辉煌灿烂的东方文化。

上述这些足以说明陈倩同志勇于探索、勇于开拓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文以载道”，这是自古以来作家与评论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原则。陈倩同志对大陆和港台部分作家及其作品，作了深入研究，这对于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文化交流，增进共识，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作了有益的工作，有着非常

积极的意义。

自然，作为一种探索，它既包含着已经取得的成绩，还蕴含着不完善，但重要的是勇于进取与开拓。相信陈倩同志今后在文艺理论这块土地的耕耘中，会更加勇往精进，取得更大的成绩。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于发迪' (Yu Fadi).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fluid, cursive style.

1990年12月25日

目 录

序.....	于友先
论叶文玲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1)
论牛雅杰的田园诗.....	(20)
真情流泻 独具异香	
——评杨稼生的散文集《海蓝海蓝的眼睛》.....	(36)
论马云泰的长篇小说《王莽与刘秀》.....	(51)
清淳的红谷酒	
——读牛雅杰的《将军之歌》.....	(64)
真情应在淡泊中	
——三毛及其创作简论.....	(75)
反刍“港式生活” 妙笔推开新窗	
——评施叔青的小说《驱魔——香港传奇》.....	(90)
简论亦舒和她的小说《她比烟花寂寞》.....	(104)
独具风韵别样美	
——评三毛的成名作《撒哈拉的故事》.....	(114)
论《香港众生相》的语言美.....	(129)
特立独行 笔锋犀利	
——李敖及其《独白下的传统》等作品浅议···	(141)
摆荡与超越	
——关于“新写实”的几点探讨.....	(166)
后记.....	(179)

论叶文玲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我国新时期庞大的作家群中，活跃着一支锐不可挡、雄心勃勃、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娘子军”，这是一个齐展风采、各具神韵、姹紫嫣红的文学创作鲜花群落。在这万花竞妍之中，叶文玲以一瓣又一瓣带着江南泥土味的“心香”，捧献给广大读者，给文坛增添了盎然春意。

女作家叶文玲，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村镇，那生养她的腴美似膏的土壤，使她永远一往深情无法忘怀。每每在进行小说创作构思时，那记忆中的沃土下的“金沙”，全都在她的眼前闪烁了起来。因此，她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富有民族特色，散发出浓郁的南国地域之清香。在观念上她注意发展更新，着意开掘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真实轨迹，成了她小说艺术注意的中心。她以强烈的主观色彩，努力表现人物心灵的复杂内涵，加强抒情性，使情汇于景，景溶于情，情景交融，让人们在诗情画意中，体味江南一些“小人物”的个性和际遇荣辱，从而扩展体认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与心灵深处所蕴含的抗争力量、高尚品格和情操美。

一、独特的地域环境渗透着独特的感情氛围

叶文玲在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心香》“后记”中这样写道：“人在摇篮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人的感情深处，却有一个永久而温馨的摇篮。这个摇篮，装了如此众多的记忆，时

光的流逝，使它更加鲜明，岁月的增长，使它越发生辉。”这就是说，儿时的地域生活环境，对她的小说创作，影响是极大的。怪不得她一想到故乡，“总要涌起深深感激与眷念。”在构思小说时灵光烛照的那一刻，如果没有江南水乡在心头的这片“绿荫”，她觉得自己的“创作情绪很难发芽。”这话说得中肯、实在。可见，她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上，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得到了南国“山水之助”。

老前辈茅盾说过：“如果一个作家把他的故事的地点指定在自造的想象世界或乌托邦，那末，他只要对于自己负责任；如果不然，他的地点是世界上实有的地方，则他该对于实在的地方负责任。他应该把他小说中的某地写成正确的某地。人物有个性，地方也有个性。”并且强调：“一个作家先须用极大的努力去认明他所要写的地方的地方色彩。”（茅盾《小说研究ABC》）叶文玲忠实地实践了茅盾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情境和氛围，都负载和框定于她生活过的江南水乡的沃土上，深深扎根于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家乡人民心理体验之中，着力使独特的地域环境，渗透着自己独特的感情氛围。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感受，对交往过的谙熟而淳朴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怀着一种清远高洁、深深亲昵的心境，通过灵性感受的具体生动形象的描绘，将自己心底诚挚的、聪颖细腻的、白璧无瑕般的爱的感情，捧献给家乡纤丽多姿的大自然和勤劳美好的广大人民，这使得她的小说美感充溢，有一种典雅剔透——“青山绿水，小溪九道弯”般的神韵。

叶文玲1942年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紧临东海的楚门镇，这是一个珠玉般的岛屿，躺在青山绿水掩映的臂弯中，涓

涓流淌的小河为它经年拨弦鸣唱。这独特的地域环境在叶文玲的小说中俯视可见。那么，这独特的地域环境渗透了她怎样独特的感情呢？人们说，佳句和精彩并源，优秀作家往往是地域色彩和生活色彩尽出，叶文玲是不是这样呢？这个问题需从叶文玲坎坷的生活经历谈起。

叶文玲堪称“才女”，1955年她13岁在上小学时就在县报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小小说，立志要步当时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哥哥叶鹏的后尘，将来报考名牌大学。但初中毕业时，哥哥被莫名其妙的打成“右派”，她受到株连，上大学的美梦被彻底摧毁，自此辍学务农。1958年16岁的叶文玲，在劳动之余写出小说《我和雪梅》，发表在浙江省级文学刊物《东海》上，《浙江日报》还向全省读者作了推荐。按说16岁的少女是枕于梦和美的，何况象叶文玲这样的“才女”呢？但由于是叶鹏的妹妹，就只好“在劫难逃”受苦受难了。她在家乡和父老兄妹们一起“滚田泥”，除此，先后还曾干过“五大员”：业余演员、业余讲解员、临时代课教员、开垦海滩的突击队员、街道缝纫组杂活员。当时农村生活非常艰苦，常常是饭稀活重，砍柴、掘地常磨得她一手血泡。但这一个接一个的挫折和磨练，没有将她击倒，使她更坚强了，她说：“……磨得我吃苦耐劳，磨得我懂得了世事的艰辛，也磨出了我的那股子韧劲。”这20多年和乡亲一起的艰苦生活没有白过，为她日后的创作，在各方面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使她脑海里贮存了许许多多纯真的记忆，使她“往往一闭上眼睛，形形色色的人物就会带着各自的音容笑貌，来到面前。”

环境和经历，可以造就一个作家的个性特征和艺术风

格。叶文玲对独特的地域环境所渗透的独特的感情氛围的描写相当成功。在她的笔下：“大龙溪很美，村子靠着山，山脚下有个大龙潭，龙潭的水流到村前成了条小溪，溪水碧清清的……那个在溪边汲好水后，一边洗脚，一边调皮地用脚趾夹起一颗鹅卵石的少女的身姿和神态，是这样强烈地打动了。”还有：“……我点点头，这才下了功夫，用工笔精心地画了一丛长在溪边的翠竹……又在翠竹旁边添了一株盛开的山花。”（《心香》）“春夜似水，浓荫如盖，呼吸着这带点苦味的柚子花香，凌子坤听到的是担水佬那苦涩苦涩的身世。”（《井旁的柚子树》）又如“一股清溪从山那边的峡谷中流淌出来，跳过岩头，越过涧石……到了九道弯这儿，越发跌宕多姿了。湍急处如飞珠溅玉，平缓处若银湖泻波，错落有致，琤然出声。那抑扬顿挫的声响，就象一架经年弹奏的弦琴，真有说不尽的妙趣。”（《小溪九道弯》）

这些生动的描写，活画出一幅幅江南水乡的风景画，而且不留斧痕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构思和效果。把景物的色彩和情韵融入风景画之中，融入人物的个性和生活之中，融入跳动的时代脉搏之中，给人以美感情韵，使其兴味大增，随作者笔下人物的命运而喜而悲而怒而叹。这一幅幅美得出奇的风景画，不仅活画出了江南水乡独特的地域环境色调，而又着力渗透了作家自己独特的感情氛围，把景色、情感和人物都活灵活现的立在读者的面前。叶文玲这种把人物的心灵和命运嵌入江南水乡地域环境色调渲染中的创作手法，别有韵致美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

二、闪亮记忆的“金沙”，招回农村题材小说的“灵魂”，艺术地反映农民生活，讴歌普通人的美好品质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其农民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能同我们的国家相比拟，我们考虑任何一个问题，兴办任何一项事业，采取任何一个措施，都不能不从我们是一个拥有近九亿农民的大国这样一个现实出发。文学事业当然也不能例外，要时刻想着农民，记着农民！叶文玲就是新时期“时刻想着农民，记着农民”的优秀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基本上全是写农民的，成名之作《心香》，就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力作。

前已叙述，叶文玲自13岁就显示了“才女”的灵性气质，不同凡响，但命运多舛，道路坎坷，生活多难。经历过1976年的金秋之后，叶文玲以前所未有的亢奋的创作激情，闪亮记忆里的“金沙”，启开闸门，一发不可收拾，讴歌生活的变迁，人民的欢乐；痛斥造成美的毁灭的极左路线。她陆续发表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小说，如《丹梅》、《雪飘除夕》、《年饭》（1957年）、《山里人》、《小憩》、《无花果》（1978年）、《寂静的山谷》、《家长》、《带小狗的孩子》（1979年）等。一大群栩栩如生的农民艺术形象出现在她的小说的荧幕上。他（她）们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欢乐之中，庆幸重新成为新生活的主人，愉悦之情溢于言表，恨贼之情铭刻在心。这个“贼”，一是窃国大盗；一是越南侵略者。丹梅和杨春谷也好，带小狗的孩子与爷爷也好，他（她）们的形象都浸透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她的这些作品，思想的开拓

和艺术的造诣，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特别是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老作家经过长期的特别是十年“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残酷摧残迫害，身心巨伤还没有痊愈，暂还无心也无力握笔进行创作，就待中青年作家或作者发挥灵气，冲锋陷阵了。叶文玲这位“才女”，凭着一腔报国热血和深厚的生活积累及文学功底，奋笔疾书人间的悲欢、“布衣”的生活，崭露头角，独树一帜。她创作的《寂静的山谷》，写的是农村姑娘杨春谷在对越自卫反击中，组织村姑们支前抬担架抢救伤员的英勇表现，最后她抬的牺牲了的支前英雄民工“他”，正是自己的恋人。作品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后，深深地拨动广大青年读者的心弦，引起较强烈地反响，为促进文学事业的繁荣贡献了力量。《年饭》、《无花果》、《带小狗的孩子》等，在主题深化和典型人物的塑造上都有相当的水平，使人们对她刮目相看，开始引起注意。

叶文玲不负众望，没有陶醉在已经取得的成绩上，面对十年浩劫后的社会现实，她一举“嘎然”从“贴标签”的“遵命文学”中挣脱出来，进行深沉地独立思考。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她开始思索历史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沉痛教训。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等等“十万个为什么？”在她的脑海里经过一段沉寂而激烈的“前滚翻”和“后滚翻”之后，终于使她提高理性，见解独到，得以扎入深层，潜心小说创作。作品出现了对十年灾难时期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上的广泛严峻的社会生活的较深入的描绘，且以“短平快”的速度连续倾泻。《藤椅》、《毋忘草》、《清清长塘水》等一批小说，无论从深度或力度上都较她过去的创作大有见长，在社会上也实属上乘佳作，叶文玲的进步是惊人

的，其后不长的时间她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力作《心香》。这篇1980年度获奖的激动人心的悲剧小说的发表，标志着叶文玲的创作生涯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以后她毅然“驽马十驾功不舍”，连年来出版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集子。前不久，又由她自选，四川文艺出版社又为她出版了《叶文玲小说选》。纵观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可以说又出现了新的色彩，使一大批有血有肉、形形色色的人物，立在时代活剧的屏幕上。象《屏幕》、《伉俪曲》、《父母官》、《秋爽》、《湍溪夜话》、《紫石砚》、《银朵》、《浪漫的黄昏》、《铁匠沙亨中》（《当代》1986年第3期）等等一大批小说，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矛盾，笔触又不忘历史的深层连结。特别是《屏幕》、《湍溪夜话》等，使我们看到叶文玲的创作跨进了新的天地，委婉细腻而又深情地描绘了开拓型的新女性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非常发人深思。

叶文玲是最勤奋的作家，兴趣广泛，创作甚丰。但我觉得她的拿手好戏是写小说，是写以家乡为背景为素材的农村题材小说。正如她自己所说：“要收获必须耕种。但天地很大，哪一块是最适合我耕耘的土壤呢？故乡！……我写起故乡的风物人情来了，开始是偶然的涉足，渐渐地，它却成了一根拉扯不断的线，把我的心，整个牵引过去了。”的确，她描写起家乡人的生活际遇来，乡土味是很浓的，写得非常自然娴熟，人物维妙维肖，活灵活现。她这些乡土文学作品中，我认为两个鲜明的特点很值得提及：

第一，闪亮记忆的“金沙”，招回农村题材小说的“原

魂”，艺术地反映农民的生活。

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解放后到50年代中叶，有过鼎盛时期，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到王蒙的《青春万岁》、梁斌的《红旗谱》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但其后，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可以说这20多年是一大片空白。文坛上充斥的尽是枯燥无味且令人厌恶的“学大寨割尾巴文学”。农村题材小说形象生动的“原魂”被掳去了。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无名气却有些才气的作者，被逼进批判“工分工分，社员命根”的黑龙潭里打旋涡；没被“推入”而卓有建树的中老年作家，在“标签”前一筹莫展，望而却步，私下又良心发现，只好“退而晒网”。因而乡土文学与当时的农作物一样不景气，焉不拉唧，一片萧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事业和其它事业一样，出现了空前的勃勃生机。叶文玲等一批有才气的作家，率先突破了“学大寨割尾巴文学”的禁锢，重新招回了农村题材小说的“原魂”，潜心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进行挖掘开采，描绘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命运，揭示人的心灵和精神面貌。集全身“吮奶”之灵气，把笔下的人和事作为社会的“一斑”来抒写描绘，以“一斑窥全豹”，讴歌真善美，鞭鞑假丑恶。因而，把人物写得真实、生动、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当然，能够体现叶文玲“招回农村题材小说的‘原魂’艺术地反映农民生活”的佳作，应首推她获奖而载入文学史册的短篇小说《心香》。

这篇在1980年一举打响的典型的短篇小说，评赞文章很多，在这里我只想说，作者在处理这个题材时，避开了令人讨厌的“浮夸风”、“共产风”下大龙溪农业生产中的问题，不过多涉及群众吃“大锅饭”的状况，不描写也不正面回答岩岙怎样被错赶到大龙溪及他劳动中的苦累问题，而是从深处把大龙溪当成病态社会中的“一斑”来写，以“一斑窥全豹”。当然，构成“一斑”的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作者一笔不拉地抓住人来描写，时时处处把握住把所要刻画的人物推到画面中心。

叶文玲选取沦落的画家岩岙和美丽的绣花姑娘亚女深深相爱这一独特的典型，以瓦壶为线索，展开了抒情地、细腻地、激动人心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人物性格内在的美，真实地描绘亚女身上美的品质和被极左路线加恶棍毁灭的详细过程，这就把对亚女命运的揭示与现实的社会背景紧紧地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作者的笔下，亚女这个人物很有特色。她凭着“三气”：俊气、才气和志气，敢于摒弃世俗并向世俗挑战，去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向画家岩岙求爱。这不同凡响的心灵和举动，给人以鲜美的感受。岩岙第一次到大龙溪村，对他的成名画——《溪边》中的亚女，虽然心里有“可惜了”的好感，可他虚荣又自负，一身知识分子的酸气，满脑子膨胀着深深的世俗偏见。他说：“是的，我虽然相当喜欢亚女，但这种喜欢只不过是象在美术馆以外的地方，忽然看到了一件艺术品似的惊喜。”接着岩岙是一大段内心的美想，他志满意得地设计着将来的一切——“她”和幸福生活。连他离村上路时，亚女让弟弟小元赶上送去的爱物——沿边上打着

“同心结”穗穗的绣花帐沿也拒收了。可是，命运多舛，道路坎坷，岩岙自己说：“就在我自以为踏上乃翩翩于云际的‘飞毯’时，我跌下来了，而且恰恰跌落到，‘成名’之地——大龙溪。”二进该村，岩岙失去昔日光彩，成了天涯沦落人，但亚女毅然如故，执着地爱着他。作者通过一件件事情的具体精细描写，笔触深层，或传神动作，或心灵活动、细腻地分析、分解、描述岩岙的感情变化、移位和升华，直到他“……每天当这只灰褐色的瓦壶在门口一晃，那条毛蓝色的围裙飘然出现的时候，我就立即上前迎接她……”后来，当亚女再次为饥饿的岩岙用瓦壶打一勺饭，当场被那个曾妄图欺辱她但未成的恶棍捉住时，文字写得异常精采、生动、形象、深沉：

……“‘喂喂，大家看哪！她就是用这把瓦壶来偷饭！这壶里头有饭，一勺饭，我刚才亲眼看着她舀的！她装着来开水锅舀水，却在饭锅里舀了饭！哼，做贼做到人民公社的食堂来了！……’得意非凡的胜利者，高高扬起了那把灰褐色的瓦壶，在‘示众’一圈后，他忽然掏出一根细麻绳，穿好壶把，一下把瓦壶挂到了亚女的脖子上！”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当我终于奔上前去时，被人‘拨’起头来的亚女一下看见了我，她‘呀’的发出一声尖叫，立刻倒了下去，‘豁啷’一声，瓦壶跌得粉碎……”

被摧残、被侮辱、刚强美丽的亚女生命结束了。这个少女形象的悲剧美，深深地震撼人心。最后，作者以画龙点睛之笔，写出小元不甘沉沦，心灵深处带着姐姐的遗恨，在生活中勇于抗争和奋进，终于成为祖国一名优秀的陶瓷工艺设计师。这就告诉我们：生活是美好的，美是永远毁灭不了

的！

整篇小说没有出现“闹工分，闹饭吃，瘦骨嶙嶙”的农村可悲景象，但我们却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也没有出现岩岙和亚女拥抱接吻的狂恋，但我们感到他俩爱得纯诚、深沉。农村题材小说的“原魂”让叶文玲招回来了！她以艺术生花之笔，向广大读者呈现了亚女震撼心灵的悲剧美。

第二，笔耕自己所熟悉的故乡沃土，讴歌普通人的美好品质。

叶文玲说：“……作家对社会负有不可轻漫的责任，不同的作家对生活中不同的层次的人都欠着债、欠着情。我这个来自山头海角的人，总觉得对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心灵高尚美好的小人物，一辈子也还不清相思债，恋念情。”正因为如此，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怀着深深的乡情，尽情讴歌普通人的美好品质，尽力挖掘生活的美。《井旁的柚子树》里写了一个心地纯洁善良的担水佬，他是长塘镇上最贫苦的雇农，土改时却只要一间房、一口井和井旁的一棵柚子树，其它坚辞不要。土改队长没有办法，只好取下钢笔写下字据，同意他的要求。谁知，后来土改队长来和他在井旁谈心时，不慎将钢笔掉在井里。担水佬非常心疼，拖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谷耙去捞，捞得满头大汗无效，土改队长很心疼他，夺过竹耙制止了。不想，担水佬一桶一桶掏了一夜，终于把这在他眼里视为“为我们作主，为百姓办事”的钢笔捞了出来。他就这样，想着别人，想着“大事”作着奉献。有一年，人家领来一个小女子，长得白白净净标致得很，说给他作媳妇，他死活不留，“说自己不比一个叫化子强多少。何必苦累人家这黄花闺女！”末了，还

送给这小女子“十斤米，五尺毛蓝布，当下就让人送他走了。”这是多么纯洁、多么美好的心灵呵！担水佬爱看演出，他为来镇上演出的文工团准时送水送茶。他被饰演《刘胡兰》、《血泪仇》中的主要演员尤蕊蕊深深打动，“泪比妇女流的都多。”尤蕊蕊赶场脚上打泡，他赶上去替她挑背包，并从挑担的棕绳中拨了一根细细的棕毛，告诉她用棕毛挑泡“一点不痛，挑了后也不会生脓哩！”就在尤蕊蕊挑泡时，担水佬发现是尤蕊蕊布鞋里麻线疙瘩作的怪磨的泡，就迅速用牙齿把它咬掉了。把尤蕊蕊送到住地，担水佬扭头就要回去。尤蕊蕊感动得热泪盈眶，送给担水佬一张演出剧照作纪念。自此，二人建立了人世间但决非“男女间”的纯真情谊。担水佬把尤蕊蕊的照片挂在屋子正中板壁上。尤蕊蕊动人的演唱，美好的形象，时时给担水佬以温馨和慰藉，不管她“飞”到哪里演唱，柚子成熟时，担水佬总是托原土改队长给辗转捎去两个。后来，“文革”中，因挖防空洞把担水佬心爱的柚子树挖了；担水佬又听人说，尤蕊蕊在上海或南京被剪了头发，挂着打红×的牌子，赤着血糊糊的双脚在马路上游街；原土改队长也在地委门前挨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景象很惨。这三件事，如雷轰顶，击溃了担水佬人生的一切信念，他惨死了。担水佬是我们中华民族典型的农民形象，纯朴、善良、能吃苦耐劳，他的躯体里蕴藏着的是高尚的情操和深厚感人的人际感情。作者在他身上寄托的是人世间真善美的向往和假丑恶的鞭鞑。不光是担水佬，有关农民题材的小说，其人物原型，无不来自作者家乡的“小人物”亚女、金秋、长脚五娘、谷雨、云阁、葛老司……等等，原型都是故乡的“他”和“她”。